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五十四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 卷五十四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臣并李善注

賦甲善卷善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

班固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州學齋長吳極校對  
鄉貢進士劉才邵校勘  
左迪功郎贛州石城縣尉主管學事權奇理蕭倬覆校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辨命論一首

五等諸侯論一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漢封爵不

依古制乃作此論輸同善注輸曰蓋論其興廢利害之事也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者什天爵人、創制垂基、思隆後葉、善曰、曲引曰、慎命以創

尤宜慎之、善曰、曲引曰、慎命以創

制也、善曰、曲引曰、慎命以創

秦漢、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

述曰、自昔黃唐、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

製立郡縣、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

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善曰、長揚賦曰、

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力、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

後後

君王也。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孰陰與焉？故易曰：悅以使人人，二善本字。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善本作利之利，無也字。說曰：人更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善曰：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而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不利，而利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者，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與天下共分。善與諸侯共除，乃安也。善曰：孟子謂齊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利博則

君

恩篤，樂遠則憂深。翰曰：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天下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也。故諸侯饗享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善本有矣字。向曰：子孫相承，不及以爲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說曰：南面之君，謂諸侯也。善曰：論語子曰：雍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己子。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建義，體信以建順，鄭玄注曰：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翰曰：立諸侯以共敦風化也。王室道衰，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則足以相接，以禦疆暴也。

文選卷之十四

三

雄俊之民善本作無所寄霸王之志無爭也善曰孟子人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

國則天子皆安也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主尊賴

群石之圖身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群猶衆目營方則

天網自相衆網之言諸侯聖萬邦則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

網通矣善曰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喻王室也營

布告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其網

方目皆張廣四體辭難而心齊力獲又翰曰四體四支喻

難而天子之國獲安也善曰齊亦喻王室也論語丈人

曰四體不勤尚書蓋善本無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

垂業也尚曰三代夏殷周也但有三不聞有四今云四者

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夫盛衰隆

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夫盛衰隆

敝善本從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鏡曰上教寬仁

則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云繫於人也善曰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愿法期於必諫明道有

時而闇良曰愿謹也諫明也言事明暗不常善曰言法

或闇以論盛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懇

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

曰涼故世及之制敝善本從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未抗

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敝於彊禦而難制謂其益盛而天子

患之也厚封土地則矣於未大而本折也漏失也善曰

是彊禦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未大而本折也周

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字曰國有大

心

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  
 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大侵弱之釁善本作蓬自三季  
 翰曰蓬起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  
 者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之末年也善曰班固異姓諸  
 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  
 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  
 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  
 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頽毀終于此時  
 也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  
 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  
 崩東京賦曰土雄並衆  
 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且  
 目涉商人之戒良曰成湯周公親見夏商封建之事以為鑒  
 即鑒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雅舊  
 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曰目所親見法  
 之又明  
 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濟曰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  
 也  
 善曰春秋元命  
 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物禮也故五等之體善本作不草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  
 者善曰五等之體而立封疆之制有盛於夏殷也善曰呂  
 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豈玩二王之禍而闡經世之  
 筭乎向曰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等之  
 制不能無敝善本作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  
 於陵夷也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言周  
 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之數也且三代之末雖有  
 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  
 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  
 何謂土崩秦之末葉也是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  
 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  
 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

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絲郡縣非致治之具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思慮其終蓋取少禍豈謂

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哉蓋取適於遠圖以

安天下使守其分又知其主也經洽始初也善曰毛詩

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書慮終賈

遂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推福則取重權福則取輕

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

其翼戴王弱則憑諸侯以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釋去也

翼戴猶輔佐也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

問王政又叔向語宜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

及承微字有積其敝善本敝上無其王室遂卑善曰新序

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良曰祚福也善曰左氏傳曰

承序以廣親親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有者豈非置勢使之

然歟齊曰言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道卑且使皇家之

緒繼而不止天子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之

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善曰

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

天下神器不可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善曰史記曰商鞅見

待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

周以弱見奪自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翰曰左傳

將去羣公子樂讓諫曰不可公子嘗公室之枝葉也若去

之則本根無所庇庶矣焉蕭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

比也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矣秦不封子弟亦

制國之道實為暗昧也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國慶獨

疆

存

虛

無慶未嘗不怡史記孟莊曰主憂臣辱雖速亡趣亂不

必一道願沛之釁實由孤立修暴虐則願沛之釁實由不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善本有也良曰是以理

曰言齊公自美已履也

頓猶發也此二君並盛欲偏周而取天下

封立所致也善曰毛詩傳曰速存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沛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萬字作國之大

德知陵夷之可慮閻士崩之為痛也鈞曰言秦徒知五等

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周之不競有自來矣

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鄭石爰謂子囊曰今楚

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善曰周室雖不疆然天下有

諸侯應之言善曰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

遠國先叛善曰公羊傳曰葵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

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向同善往故疆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

觀鼎之志鈞曰收用也圖謀也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王

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

定王使王孫備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發

通周取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善曰言周室

疆然如秦之大崩壞豈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闕視關中

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鼎於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善

同濟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敵而善本無

從覆滅之禍豈在曩日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敵亦不見

善曰覆日謂土崩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在敵也言

漢室既興舉秦之敵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弟也善

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

矣毛詩曰大啓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善曰東京賦曰規摹

爾宇為周室輔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善曰尚書曰舊典時

式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盛長亂起此所以危國



也。晁錯入恐諸侯盛以爲亂，乃勸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良曰：阻恃也。善注：同勢足者及疾，七挾者逆，遂六

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翰曰：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

懷遠心，爲其上挾，勢不足，故爲逆。遂也。向曰：六臣謂燕

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

盧綽等皆反。七子謂矣。王、淮、膠、東、王、即、楚、王、代、趙、王、遂、濟、

南、王、璧、光、滿、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網、謂、漢、初、

網、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善曰：漢書賈誼

曰：大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信、倚、朝、則

又反，及賈、高、因、趙、資、則、又、反、陳、希、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

而撥言六首，賈、高、非、五、業、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

濟曰：黥、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

善曰：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

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特、爲、流、矢、所、中、行、道、病、杜

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譽、淮、南、王

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盛、也。是、蓋

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爲、亂、者

災、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善曰：矯、枉、過、直、然、呂、氏、之、難、朝

其、正、已、見、上、文、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也。然、呂、氏、之、難、朝

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

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

侯、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

虛、東、牟、之、親、外、畏、兵、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故、迎、大、王、大

王、勿、疑、也。翰、同、善、任、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

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

諸侯小者，滿荒越法，大者，朕狐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是以

五侯作威，不思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創宗子不封

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漢，易於拾遺物也。五侯謂成帝舅五人，同日封侯，新都罷王莽封

為新都侯也。善曰：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語，尚書曰：臣作

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

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侯。善本：作疾字，良曰：遵法也。

弟是遵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

喪家宿侯，不亦宜乎？善曰：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

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僅及數世，姦宄充斥。

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劣，甚至於數世而姦宄之職，內外

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

以政刑之不修，冠盜充斥也。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

善曰：疆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

並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

豈不危哉！翰曰：從橫，諸亂也。夷，平也。言一夫為亂，而我池

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從，意備古橫字也。

臣干位者三子。向曰：放命謂秦叛王命，為逆也。干，亂也。七

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類、二曰：詹

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善曰：至何不出圖，昔

亦矣。夫也。盡數不過聖君。今以善本有片言辯其要趣，何

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向曰：理之異，殊其或難

今若以片言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

變，其可及乎？善曰：毛萇詩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

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也。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善曰：左氏傳曰：百雲

錯入第二十九葉

斥斥

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莊固漢書述曰：孝景在政，諸侯方命，幸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

命論曰聞千天位爾雅曰予求也三子類如帶子朝嗣

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銑曰關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

凶族即三子也皆為勃造僭即王位以據王城也天邑謂

周九鼎寶器尚書曰集于敢求爾于天邑商銑征肇震於閩宇鋒鏑流乎絳隰

善曰銜金聲也擊鼓也閩宇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關天

下晏然以治待亂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

言天下晏然以理世而待危而類諸侯扶持尚未至亡也

謂惠襄之時也善曰毛詩曰單及眾友毛萇曰單延也

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然是以厲宣善本作興於

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前曰振起也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

相行故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

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類鄭伯見號叔曰蓋

綱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豈若二漢階闥

斲擾而四海已沸向曰言周封立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

已沸也階闥官城內也擾亂也薛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說

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夕亂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

善曰華臣董阜也危蹕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脇

太后卓至遂廢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

億兆悼心愚智同痛良曰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

悼心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

士無匡合之志歟侯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

侯以正天子之位也言漢朝豈無

此人哉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蓋遠績屈於時具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

委寇讎之手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具謂時無諸侯可以

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折挫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其扼腕謂怒而挺手也委死也言烈

士雖怒其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手也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阮瑤與孫權

書曰大丈夫雄心能元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萬士頓目扼腕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

桀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

日公卿變節史記王歇謂燕若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

日今為君稍是助桀為暴也

王室銑曰鳩聚也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

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濟曰與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善曰漢書曰翟義

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皙將納之子干

歸歸宜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矣有寵子國

有與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翰曰師旅兵衆也班

兵衆悉散則無亂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

戰而先定其亂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

乃鳩殺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善本之禍向曰謂逆徒

弘農王善曰文子曰用兵有五誅謂救弱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

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

之滅矣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善曰漢書

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或以諸侯世位

矣漢書陳涉諫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不必常全銑曰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

或為今非也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跡善本亦故五等所以

多亂善曰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堯舜後漢書孔融薦謝諫曰諫實卓然比迹前烈今之牧守

皆以官方庸能用也良曰庸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

為治夫德之休明默陟日用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之理日用於時也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善曰向曰君謂諸侯也言雖淫昏遊相防制故無所容過也

何則其不治哉故先善曰左氏傳采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

代有以之興矣善曰說曰說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治哉故先也故先代帝王有立諸侯而祚興也

苟或衰陵百度自勃善曰善本從心翰曰言天子且或衰微陵遲則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法勃亂也

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善曰尚書曰不役鬻官之吏以貨准才者則高官少者下

位故云以則貪殘之氓善本一作皆如群后也皆如群后也善曰氓謂百姓

後之帝王見其鬻官貪殘善曰後之帝王見其鬻官貪殘之事或有廢封五等者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

治善曰謂其為長父子孫計故謂必思郡縣之長為利圖郡縣之長為利圖

物翰曰謂其知不久居官故為利而圖於百姓何以徵之

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善曰向曰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善曰企及進

取奔競以振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善曰史記漢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以為人也脩己

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善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也善曰脩己以安百姓尚書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善曰

日善曰善曰說文禮記注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

情實也銳猶疾也

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

日善曰說文禮記注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

情實也銳猶疾也

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

日善曰說文禮記注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

情實也銳猶疾也

暉懼也言衆皆為之故不懼也善曰安民譽損實事以

養名者官長所夙夜善曰本自也字翰曰實謂政化之美日

事皆夙夜為之而不止也善曰進取名速故損實君無

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士衆皆

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向曰此稱縣長所為

然也善曰諒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疏曰後

嗣於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廈之為上無苟

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翰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

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

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

膠固之衆當解合之藥使其並賢居治固功有厚薄兩愚

則

處亂則過有深淺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

少若愚處亂則深焉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

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探

字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良曰一理謂合典則也善

此八代異於辨亡各觀文止義也惟寔政論曰今既不

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濟曰秦葉先王之正道漢封土

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辨命論一首并字善曰劉瑋梁典曰孝

劉孝標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

寓魏庭冒履難危僅全江左貞材矜地自謂

序

政

著論故辭多憤激錄義  
越典謨而足杜倖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

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

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

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

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善曰莊子孔子謂

之有命知通之有際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善

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善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瑋璋特秀善曰郭璞曰孫子刑上品

扶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實

瑋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矣實

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善曰日者謂掌日月歷

筮祭祝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流乎善曰墨

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

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自日者列傳然則

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

乎卜祝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

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然善本有高才而無貴仕饜饕而

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傳楚叔伯

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故性命

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饜饕故性命

也不學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閔者司馬彪曰天折折止也言無有折此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紛歲襲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仲任蔽其源子長

聞其惑天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

其本也關開也謂開人心之所惑也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

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當貧賤之命當富貴之命猶

涉患福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命當貧賤雖富貴之命

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未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

秦頤篇曰關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

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善顏淵為好學

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

者也余甚至於褐冠蹶膺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

唯人所召向曰蹶膺貧賤之居也褐冠貧賤之服也此言

貴也善曰七略鵠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褐冠故

曰鵠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蹶膺論衡曰夫命懸於天

吉凶在乎時天都賦民高門鼎貴漢書賈掄之曰石顯方

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

騫曰禍福無交宜善本作咋阻異端斯起說曰說

門惟人所召詭善本作咋阻異端斯起說曰說

詭宣繁不定貌善曰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

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說說謹咋謹音詡表切咋音

也未詳其本流也李蕭遠作運命論述其本根而不通其條

云未詳其本善曰郭子玄作致命論言吉凶由己故

由己之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翰曰事

理不可定故云試言之善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夫

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天夫

道善本作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向曰任

故無主善曰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

功成而不有爰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

而生老子曰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而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而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而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而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而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而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而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而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而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而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



不知所以得其何以如此是夫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

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以然亦不知何者得所以然善曰莊子曰

性也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

其所不知其所以得也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

其力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

曰鼓天下之動也莊子有吾謂叔連曰龜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其神淵淵荒荒也孰肯以物為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

豈復劉之志善曰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

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墜之深淵善本作泉非

相曰交夷我農功度劉我邊陲墜之深淵善本作泉非

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外之霄漢

自然所為  
非道之有  
怒悅也

悅怒也惟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

於雲夫鳥非虛而飛獸非實而走蛟龍水君虎豹山處天

地之性也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

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終不改易之也善曰莊子曰

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

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

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莊王與謂有昔

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然常常乃

不可變命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善曰

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定於冥兆終

然不變良曰冥昧也兆始也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

必死天地所不能變也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

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也。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翰曰、共工比有力量、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留之、倒謂却行也。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卑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昔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曰、魏武文曰、夫以迴天、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蕭謂水中置竹簞、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壁、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晷、晷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祿之期、故發增之也。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曰、惟上賢聖所不能免也。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曰言堯大旱九年湯大旱七歲豈不聖明乎蓋天命也

震

善曰、尚書堯典曰、放勳欽明、又帝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文公嘆二其尾、宜尼絕其糧、良流金鑠石、鏡、國醫住。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宜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命也。善曰、傳子曰、周文王子公且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蹇其尾、毛長曰、蹇、踈也、蹇音致、漢書平紀曰、危謚孔子曰、宜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顏回敗其叢蘭、毋耕歌其采。首、首以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傳雲蓋之、叢蘭發茂、秋風敗之、毋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釋詩曰、采芣傷大有惡疾也。詩云、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善曰、薛君曰、芣苢澤寫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因臧倉之訛。善曰、夷謂伯夷也、淑媛、淑婦人也、許毀也。善曰、崔杼亡、懿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己、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也、孤竹君之二子。

文選卷之四 十七

起俞實 德也推迅 翮謂帝不 用也

曰言鴻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鐵也言其為帝所放而死如鐵折羽翼於高雲之中

也應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黜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者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與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癩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諸君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諸君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癩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哉氏之子焉能使乎不遇哉

**庸者乎**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色色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懷

**庸庸之所職** 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

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楊雄反離騷曰欽子楚之湘

賈誼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繫屈原赴湘死故曰繫也向

注 善 **買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鏡曰買大夫

沮喪也長沙地名誼見逐乃長沙王傳也君山鴻漸鐵殺焉都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善同鏡注君山鴻漸鐵殺

**羽儀於高雲** 善曰東觀漢記曰稱譚字君山少好學備治

故譚頗有非是上怒曰稱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

血乃貫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

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淮南子注曰鐵羽盛

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七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善曰

下高雲之鳥向善注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東觀

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傲態之志明帝以為新林過其實抑

而不風穴風所從出翰善注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善曰上之所仕聖賢遭其時難或有不進而死豈是才不足而

行有遺哉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

乎奚居之隱也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傳並一時

秀士也

良曰近世謂齊朝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

字子球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篤學博通

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求明初  
遇漢卒獻弟璣字子璣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璣入侍東  
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曰氏璣則關西孔  
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璣君恩切

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向曰揚震明經博覽無不窮究故母之諸儒謂

之為關西孔子言劉瓛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  
善曰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

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遺也又禮記有儒行篇璣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必亭

亭高竦不雜風塵鏡曰崑山名由美玉亭亭高貌也善

焉其與秋霜並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岩峩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皆毓德於衡門

並馳聲於天地論曰衡門橫木為門蓋貧賤之居也善

以下可選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

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向曰兩賢則瓛璣也言因此兩賢不達故言古之典則也善

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昔之玉質金相英

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銑曰玉金所以比美君子質相其

相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善曰毛詩曰定珠其章金玉其相毛長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

馬融論語注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

填川谷埋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翰曰其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填於川谷也

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沈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

說哉何獨載於典籍也善曰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兮

宿莽與檉草同死王逸曰藉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

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今與麋鹿同塊檉蜀文曰

肝腸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善曰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

彭之與殤子良曰宰衡伊尹也言其貴也卓隸賤也容成

曰豕宰學邦洽毛詩曰實維何穉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曰卓卓臣與與臣隸則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

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  
 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故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  
 末而大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夫也 猗頓  
 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善曰猗頓已見過秦論皇甫謐  
 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脩清節不  
 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而曰何以為謙妻曰以康為謙  
 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  
 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  
 而盤服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 咸得之於  
 自然不假道於才智論曰言上之所述貴賤壽夭富貧美  
 醜之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  
 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者也故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斯善本作之謂矣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然  
 生有命富貴在天  
 體命善本作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而善本無後笑或始

吉而善本無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良曰言人之  
 運命亦有因  
 人成者也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  
 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交  
 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  
 微密善本作寂寥忽恍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說曰  
 忽恍  
 不明貌善曰命出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  
 為徵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善曰子虛賦曰交錯  
 糾紛 猗頓善曰 福兮禍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  
 北叟頌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驚鏡不可以一塗驗筆季不  
 可以膠柱鼓瑟也思谷子曰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  
 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  
 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必御物以效靈  
 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良曰言人  
 若託以運  
 命而不求於物不憑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乘物憑  
 人或亦呈其靈象也稱猶乘也 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

天子之命居旒鬼之尊須任百官以為主司之職乃成其  
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善曰言  
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  
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  
者聖人之所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戲善本作亂在神

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說曰龍躍謂傲外天子

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爲能勝亂  
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

生謂其英睿自擅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善曰  
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

桀時天乃命湯於鉞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  
必使汝大戮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沈債殷

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戮之孔子墨翟也  
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秀方皆命世挺生膺期持授視

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青

紫翰曰彭韓越韓韓信豹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鷙執也  
言有不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豹變爲列士之玉謂其

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良曰青  
紫貴服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鷙蟲

攫搏不挫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  
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  
後賜關內侯范滂後漢書曰相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爲

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纁蒼  
頤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

取青紫如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濟曰莊子云藏山於

矣然而有力者負之而走其昧者不知也言皆有所稟受  
天道運轉非必已能所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栢皆天命

運轉所爲不由故言而非命者善本無有六蔽焉爾善  
已也善同濟注故言而非命者善本無有六蔽焉爾善

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請陳其梗槩古代如善曰  
乎然文雖出此故義則殊也

梗槩如夫靡顏膩理昌昌鳴為頽頽子頽烏形之異也說曰

膩理好貌也哆鳴張口不正也頽頽鼻高貌也乃人形之  
異也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

此也夫靡顏膩理昌昌鳴為頽頽子頽烏形之異也說曰

賦滑也。淮南子曰：多鳴，德祿成，施醜也。說文曰：多，張口也。音後，通俗文曰：鳴，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難

顏威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向曰：朝謂日出時，未出時

秀之華，至日出乃死，龜鶴壽乃千歲，故年之殊。善曰：惟

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

蠶蟻養生要曰：龜鶴壽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辨也。良

辨別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者，吾

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

傳曰：程滑殺厲公，荀息士勸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

有兄而無惠，不能辭救麥，故不可立。杜預曰：救大互也。互

麥，珠形易別，故以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猶曰由

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說曰：三者謂形異年

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由人所得者，是

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

性然無為，與造化道遠，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

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救與曰：吉凶由人，史記

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闔越，龍犀日角帝王之表。向曰

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人髮額左角有日右角有月，帝王之相也。善注：月，河目，龜文，公侯之相。上下正

平曰：何月，龜文，謂足有龜文也。善曰：孔叢子曰：夫子適

周見其弘，長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

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

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匡犀，足履

千

龍文後，撫鏡知其將刑，歷紐顯其膺錄。善曰：蜀志曰：蜀郡

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

無豕適，有籠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以

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備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

神所立也。與巴婁密埋壁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

之，靈王肘加焉，子子皆皆遠之。平王，星虹樞電昭聖德

弱，抱而入，垂拜，皆壓紐也。說同善注：星虹樞電昭聖德

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

而生，彗斗第一星也。光也。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酈

也。斯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

李

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雲氣如蓋也鬱氣盛貌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滅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滑名也朱宣少吳氏詩舍神發曰大電繞樞照郊野咸符寶生皆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畫象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

汗流布貌也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若謂驅貔夷虎奮

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

蔽二也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神明之數矣帝道帝位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擊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法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冥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憂哉王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

歷陽之都化為魚鼈

良曰有佻氏女子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於其君君令浮人養之察其

所以然曰其居伊水之上乃夢有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地名也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後言化為魚鼈也善本注曰楚師屠漢卒睢惟河鯁其流

秦人坑趙士沸聲如雷震

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曰嚴擊漢大戰彭越靈辟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衆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勞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郡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擧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長平也

火炎焜岳礫石與瓊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

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亢

善本亦抗之哉其蔽三也

向曰礫石瓊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草也芝蘭香草也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學伊伊尹瀕顏回也謂其知幾也



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何充樂也。善曰：尚書曰：大矣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長詩傳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微。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善曰：淮南子曰：高謫曰：考，不也。類，崩也。故崔駰因死，善本作死於縣長，長卿相善本作卒。於國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季伯，實憲為車騎將，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并為孝文國令，既病免，家君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向曰：懸黎，結綠，美玉也。鴻潤也。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策，歷說

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溢合死霜露，其為詬豆，取豈雀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良曰：牧原地名。說曰：詬，病也。善曰：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無趙中山，皆莫能厚容，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諡文曰：詬取也。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

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奮威，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

今

春秋關忠說皇甫嵩曰：將軍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

根哉、孫子荆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風、從虎、相感、

應也、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故重華立而元

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遁、說曰、言善惡各從類而見也、重華飛廉紂之讒臣也、善曰、史記曰、虞舜各曰重華、左氏傳

李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閔凱、檮戴、大臨、

省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民有才子

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右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

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

曰、祖伊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然則

仲喬、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

不接翼、濟曰、薰、香草也、蕕、臭草也、梟、惡鳥也、鸞、神鳥也、鳳

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社、薦、甲、比、十、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滅、堯、桀、不

與、其、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蕪、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鴟、同、棲、天、聖、固、然、易、在

曉、曉、語、西、都、實、曰、接、翼、側、足、是、使、渾、本、敦、本、檣、挑、杌、兀、踵、種、武、於、雲、臺、之

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良曰、踵、武、謂、繼、跡、也、雲、臺、

跡、於、書、府、之、上、也、仲、容、庭、堅、賢、人、也、耕、耘、謂、營、農、也、善

曰、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德、氏、有、不、才、子、子、掩、義、隱、賊、苟、行

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

顛、頊、比、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諾、言、告、之、則、頊、舍、之、則

篤

與

文選卷之五十一

德以蒸報為仁義

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

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

雖大風立於青丘鑿

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

翰曰大風國名青丘地名鑿齒國名華野地名

言今我狄比於昔日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

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與竇九嬰大風封豕豨齒修蛇皆為害堯乃

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

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驚鳥青丘東方封豕豨齒桑林湯禱旱地

戰國策張儀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涕屑乘間雷

發銑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涕屑

如雷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聰之徒也善曰金行謂輔

也干寶搜神誌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曾

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下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

杯鼎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

帶左社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

曰息涕屑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涕屑也魏志

曰劉備於權乘間作

右漢干寶晉紀愍帝詔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賒

曰羣邪作逆傾盪五都

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號也中賒

謂中國也善曰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漢書高紀

謂曰秦徙中賒與三皇競其氓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黎黎也西京賦曰區宇又寧

神州良曰勃浦也神州中對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梁

其南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

鳴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

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運而洎骨之以人其蔽六也

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

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惟南子曰：孟春始蠶，孟秋始織，高誘曰：蠶長也，繅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汭，亂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為貴賤，為貧富。

為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曰：賦，布也。善

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天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由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

之所自來，眾人以爲命，焉知其所以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善本有

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遇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結卦中

庸在於所習。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

也，非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

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黃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

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是以素絲無恒玄

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性

也。芳蘭香也。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

而位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大戴禮曰：

小人游與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故李路學於仲

尼，厲風霜之節。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

之曰：威若風，楚穆謀於潘崇，成弒。善本：作殺。逆之禍。王成，王子

也。初成王，致獸之乃告其師，潘崇請以官甲圍成王。王

行大事乎，曰能以官甲圍成王。王繼，穆王立，潘崇太子而

而商臣之，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鏡

商臣則穆王名也，仲由子路也，備太子蒯賁，以女擊子路，

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輝良夫與太子，又舍於孔氏之外圃。發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在乞孟厭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善本無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盈而禍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濟曰：宋景公有疾，災或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守心災感災星，心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置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爲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災感乃退。三舍延祿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災感謂執法之星。故云法星。殷帝自剪千里來雲。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也。善注同。殷帝自剪千里來雲。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剪其髮，磨其手，自以身禱。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特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湊于王。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之雨至也。善曰：因此而言，則善盈輔德，其由殷響。若以善惡之理無徵，故未洽乎斯。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說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闕壞，父老方共出入。惡我理獄多陰德，未嘗自寬。子孫必有興。其果至定國爲丞相，封侯。此所謂待封也。善曰：漢書曰：蒙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數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因母大驚，罪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此君子所以自疆不息也。善曰：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疆而不息。若使善本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若使善本使仁而無報，奚爲脩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良曰：仁必有所報，若使無之，則何爲脩善立名者乎。此乃激過之辭矣。徑廷激過也。善曰：若必爲仁而無報，何故脩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爲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唯子肩吾問于連叔，曰：秦有徑廷，不道人情，焉可馬。見曰：徑

向曰：謂宋公殷帝，若爲善無徵，則未合此義。此義謂星退雨至也。善曰：因此而言，則善盈輔德，其由殷響。若以善惡之理無徵，故未洽乎斯。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說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闕壞，父老方共出入。惡我理獄多陰德，未嘗自寬。子孫必有興。其果至定國爲丞相，封侯。此所謂待封也。善曰：漢書曰：蒙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數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因母大驚，罪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此君子所以自疆不息也。善曰：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疆而不息。若使善本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若使善本使仁而無報，奚爲脩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良曰：仁必有所報，若使無之，則何爲脩善立名者乎。此乃激過之辭矣。徑廷激過也。善曰：若必爲仁而無報，何故脩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爲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唯子肩吾問于連叔，曰：秦有徑廷，不道人情，焉可馬。見曰：徑

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

不測言顯而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

而悔婉而厲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世焉名

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有吾問于連叔曰

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其何漢

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

或

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尚曰聖人立教有詩書

禮樂以進中庸顯聖之

至也善曰此釋不同之所由也積善餘慶立教也

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蓋是先

聖立教教人為善其實在命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益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鳳鳥不至言命也銑曰鳳

鳥不至左氏傳曰初王挑嬖于莊王生子類有寵焉國為之

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官近於王宮

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焉國

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焉國

冬立子類杜預曰石速土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

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晉隗氏類叔挑子曰我實能使

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

預曰耳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實起有寵於景

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

祭同善濟周宣祈雨珪璧斯罄良曰周宣王旱祈雨罄盡

荆昭德

音而氣三

日不滅也

雲則此赤

氣也夫景

公焚或之

災則退三

精誠湯則有千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則自異善曰毛

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翰曰于叟于公也種猶立也勛

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丹

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善曰勛華已見上文延年

殘獷古未甚東陵之酷暴善曰無象向曰獷惡也嚴延

延年善曰說文曰獷不可附也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

之下盜跖死利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

於東陸之上也。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

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鏡曰蕩蕩寬廣貌帝天也善詩

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論曰雞鳴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

世其善不改也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鄭

風也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故善

人為善焉有息哉。善曰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家

食稻粱進芻。楚彘衣狐貉。鶴襲水紈。向曰梁米也牛馬

狐貉謂以狐毛為裘水紈素綺也善曰論語子曰食夫

稍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粱國語曰芻

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水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

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鏡曰非求其榮

人情所必須也善曰長湯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

籍詠懷詩曰北垂多奇舞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

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

樂天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奔瑯琊曰犬

注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

由智力所致乃在於命也善曰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

求也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善曰莊

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予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向曰夏

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

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

之

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善曰土室編蓬已不充屈。善本作

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頂獲於

貧賤不吝於富貴皇甫謐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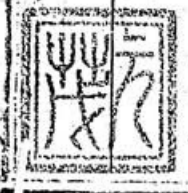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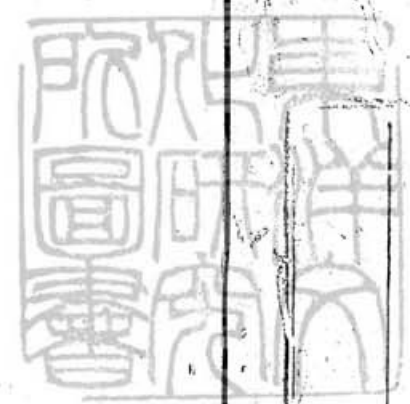
傳黔婁先生妻鬻鬻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  
不違違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發也豈有史公  
董相不遇之文乎善曰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  
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  
集有士不遇賦翰同善注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志然人之貧  
賤富貴皆在天命豈假在此文乎

文選卷第五十四

州學齋長吳樞校對

鄉貢進士劉才邵校勘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